

用雙腳為浮城植根

大學圖書館「動態化」的思考

■ 文：破城

大學圖書館的兩個原型

從小對圖書館的憧憬都源自唸西洋歷史時認識的阿歷山大圖書館。據說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世界後，在肥沃的尼羅河河口建立亞歷山大城，後來的統治者在城中建立起規模在當時舉世無雙的亞歷山大圖書館，館內藏有希臘、波斯、希伯來和印度等地的書籍手抄本，圖書館也漸漸成為翻譯、學術研究和交流的中心。記得那時老師手舞足蹈地說，這可幫助統治者建立威望，鞏固政權。那時心語，原來圖書館可以發揮穩定城市的作用。



瑞士聖加侖修道院圖書館

可能亞歷山大圖書館的想像已在心中植了根，長大後每次外遊，都會特別編排行程到當地著名的圖書館接受薰染。還記得有次到訪於 1983 年給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瑞士聖加侖修道院圖書館（Abbey Library of St. Gallen），門口就寫着“Psyche's latreion”，意即「靈魂治療所」，甫踏進去，那聲因天花上雲眼矯的洛可可鏤花飾邊而來的嘩聲還未落地，便迅即給兩邊整排足有兩層樓高的 15 世紀古籍震懾得目瞪口呆，雖然訪客不能翻揭藏書，但見陽光的指頭引領着我的目光掃過各個書脊，自己的心弦便會給撩動，很想將書的內容釋放出來，跟大家一起分享。原來真正的「心靈治療」並不囿於一室，而在於如何將沉澱思緒的渴望帶入平常生活中，並嘗試感悟作者心志和營造分享的氛圍。原來要感覺充盈，先要在心中騰出接納和化合的空餘。

中文大學圖書館的動態化

如果香港真如西西所描述的是「浮城」的狀態，那末圖書館在如斯懸浮的城市中建立威望吸引外來者的功能，似乎不及鼓勵埋首書本的人走出去，創造分享的氛圍來得重要和有意義。只有帶着在圖書館中培育的知識種子，並以腳步播種，撫慰心靈，才能令文化的根柢茁壯成長，才能為這城市抓緊「懸浮的意義」，即使不能令城市倏忽落回地面，至少可以像宮崎駿動畫中的「天空之城」，以樹根抓緊「飛行石」，不致升浮到外太空。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自 2001 年舉辦「文學散步」，可說是用腳步替「浮城」植根之舉。中大錢穆圖書館馬輝洪館長指計劃源自 2001 年盧瑋鑾教授（小思）與教育統籌局、中大中文系合辦大型的文學散步，效果理想，引起公眾關注香港文學。「文學散步」是以互動的方式，讓人較易掌握文人跟香港的淵源及其作品如何在當時的氛圍發酵成熟，有助讀者更立體了解作品的含蘊。

張愛玲在〈關於〈傾城之戀〉的老實話〉中說：「我喜歡參差的對照的寫法，因為它是較近事實的。〈傾城之戀〉裏，從腐舊的家庭裏走出來的流蘇，香港之戰的洗禮並不曾將她感化成為革命女性；香港之戰影響范柳原，使他轉向平實的生活，終於結婚了，但結婚並不使他變為聖人，完全放棄往日的生活習慣與作風。因之柳原與流蘇的結局，雖然多少是健康的，仍舊是庸俗；就事論事，他們也只能如此。」原來〈傾城之戀〉中的淺水灣酒店，剛好就是彰顯范白身份落差的場景，也只有香港那時的時空才能容許這樣一個場景的存在。之後炮彈一炸，套在白身上的封建枷鎖給炸開了，范留戀的繁華階層也給炸散了。當他們從淺水灣酒店的轟炸倖存下來，兩人中間身份的「參差」沒有了，於是成全了

兩人平淡的締結，對比當時轟轟烈烈的時代，正好成就張所謂的「參差對照」的寫法。由此觀之，戰爭不盡是破壞的力量。時至今天，公眾到淺水灣酒店作文學散步，除了認識這是〈傾城之戀〉的一個場景外，如果要掌握其中的匠心，大概不得不靠更多的引導才能有如此深度的認知。所以中大在 2012 年舉辦了「香港文學深度體驗計劃」，期望能讓通過「悅讀」的體驗，引導參加者養成「喜閱」的習慣。只有當閱讀的種子落到習慣的土壤，才能滋養出扎實的根柢，不斷探掘書本中的深意。

知識轉移：先備妥「知識的磚子」

接着我們便從「深度體驗」談到「知識轉移」，前者顧名思義講求探掘的深度，是就個人修養而言；後者則着重覆蓋的廣度，乃針對公眾關注來說。馬館長表示，所謂「知識轉移」，首先是將資訊從「書本」轉移到「網絡」——中大圖書館自 1999 年開始建立「香港文學資料庫」，起初是將盧瑋鑾教授捐贈的七萬條資料索引輸入電腦。那時雖然有經費支持，但整理資料的人手主要是從其他圖書館調配過來，之後還要向雜誌社申請授權轉載，再將之掃描放到網上。隨着條目不斷增加，整理資料可說是一項細水長流的世紀工程。猶記得盧教授說過要當香港文學的「造磚者」，讓別人可以用這些「好磚」去建造香港文學的殿堂，那麼「香港文學資料庫」可說是一個重要的「磚庫」，就像亞歷山大圖書館一樣，正等待巧手的工匠來挑選。盧教授在電影《字裏人間》的觀後記〈寂寞的編舟者〉中寫道：「可是我倒對松本、荒木、馬締三代編舟者的寂寞，卻正在他們全程沒有絲毫埋怨，反隱隱然樂在其中的呈現，感受極深……以一生一世來鑄就的事業，非旁人能理解，寂寞必然，

浪漫也必然，因為愛足以遮蔽一切艱辛。如果仍覺艱辛，那就是愛得不夠。」默默地造磚，全是呆板的套路，當然寂寞，可幸現在聚結了一羣有心人一起造，不但強化了心志，也作了漂亮的承傳。當「知識磚子」準備好，有心的工匠便可以隨時拿來建造新的知識殿堂，這樣知識便轉移成了新的面貌。

知識轉移：上下求索



除了「載體」的轉換，所謂「知識轉換」，還包括「範式」和「受惠對象」的轉換。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任樊善標教授補充說，以往大學圖書館的服務對象都是大學師生，而且主要是提供書刊借還的服務，可算是較單一的模式，現在中大圖書館舉辦「文學散步」的活動，就是嘗試以較主動的方式，走出大學校園，接觸中學生。我們大概都會同意，無論學習甚麼，都是愈年輕接觸，掌握得愈快，成效愈彰，成其終生志業的可能性也愈高。除此以外，「文學散步」的模式還可以讓年輕人對自己成長的城市有更多面向的觀察和認識，增加歸屬感。再者，這並非單次的活動，而是多次在不同地區的考察，參加者可以結識到興趣相近的朋友，當感到「吾道不孤」時，便不會感到寂寞，自然能放開心懷投入其中，可說是發揮了「心靈治療所」的「氛圍療效」。



樊教授強調，他們辦「文學散步」除了有意向下培養中學生外，更有向上推廣的意圖。向上推廣的對象有兩類：一是中學老師，二是作家。馬館長表示，在2011年，他們舉辦了「走進香港文學風景」考察計劃，分別在香港、九龍和新界三區舉行工作坊，向老師講解如何舉辦社區文學考察活動。筆者在訪問後，亦曾參加一次「香港文學深度體驗計劃：文學景點考察」的學校經驗分享會（由香港中文大學與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合辦），會上來自三間中學的師生分享如何就校本情況調節行程及操作細節，對有意舉辦同類活動的學校尤有參考價值。樊教授補充，每次散步活動過後，他們都會將相關的資料和篇目上載到「香港文學地景資源庫」網站，讓老師按校本需要設計適合的散步路線予學生，這樣便可以發揮「知識共享」的效用，令知識動態化，在大學校園播種後，吸引有志探究的師生回到圖書館的資料庫繼續翻土探掘，完成圓滿的循環。只有這樣，知識才能從卡片上的條目，進入到城市集體意識的文化基因中，不斷變異、繁衍，再誕生新的意念，為城市增添無限活力。

上面提及的「香港文學地景資源庫」乃由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和語常會聯合製作，現時涵蓋的全港十八區文學地景篇目已達幾百條，其中一些更有連結參看全篇文章。網站也附上之前舉辦的「文學散步」路線圖供老師參考。曾參加「文學散步」的學生更可以密碼登入網站，將自己的體驗文章上載到討論區，該次活動的導賞作家便會回應點評，促進交流。

向上推動的另一對象是作家——「文學散步」的活動每次都會邀請作家當導賞員，這樣除了參加者得益，獲邀作家也可能因受到觸發而創作出甚具本



土代表性的作品。樊教授闡述：「文學散步不只面向過去，更希望作家各自發展對本土文化的關懷，形成新一輪的地景作品，表達個人對地方的關切，催生新作品、知識。」這令筆者想起西西的小說〈浮城誌異〉描述浮城中所有鏡子都只會反映事物的背面，即臨鏡的人只能看到自己的後腦勺；如果想鏡子反映自己的臉面，只有用後腦勺對着鏡子，這樣眼睛便看不見鏡中映像了，於是作者寫下這樣的注腳：「在浮城，看鏡子並不能找到答案，預測未來。不過，能夠知道過去，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歷史可以為鑒，這也是浮城鏡子存在的另一積極意義。」筆者卻始終不明白，即使照鏡子可以照清面目，就表示可以找着答案和預測未來？知道過去就一定可以史為鑒嗎？但我想「文學散步」讓所有參加者，無論是學生、老師還是導賞作家，在多看了歷史後，一定會萌發重組自己面目的衝動。

如此上下推動，好比一邊讓年輕的一輩認識自己的本土多一點，幫助他們向下植根，而另一邊則讓已成長的一輩向上拔高，爆放自己心中的花貌，努力結果，孕育更多知識的種子。如此上下推動，終有一天，會發覺浮城已悄悄着地，屆時我們可能又要努力讓下一代想像當一座城市升浮在半空會為城中人帶來怎樣的躁動和不安，藉此明白腳踏實地、輕鬆散步的意義。



香港文學地景資源庫
<http://hkliteraryscenes.wikidot.com/>